



▲導演艾托尼史寇拉與馬斯杜安尼合作的《兩顆寂寞的心》

▶馬斯杜安尼（左）和蘇菲亞羅蘭主演的名作《兩顆寂寞的心》

上星期介紹過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馬斯杜安尼專題的四部作品，餘下的三部都是在他五十歲後所拍。一提起馬斯杜安尼，多數人都會想起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其實有一位導演和馬斯杜安尼關係更為密切，尤其是在馬斯杜安尼踏入中年以後，和他拍得更多。這位導演是艾托尼史寇拉（Ettore Scola），他最為國際影迷認識的應該是今次選映的《兩顆寂寞的心》（A Special Day），馬斯杜安尼及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再次合作，帶來中年男女的愛情。

一九三八年五月，希特勒訪問羅馬，城中人都興奮雀躍去參與巡遊，想一睹其風采。但對家庭主婦Antonietta來說，這天還是如常開始，她比全家人早起，預備早餐，她有六個孩子，丈夫是典型大男人，視她如僕人及生仔機器，多生一個便能領政府的獎金。吃過早餐，孩子和丈夫去參觀巡遊，只剩Antonietta做家务，她一心早點做完，便可小睡一會。餵鸚鵡時卻給他飛走了，飛到對面那幢樓。

Antonietta到那邊按門鈴，應門的是中年男子Gabriele，他也沒去巡遊。他的家居都是書、畫、唱片，地上畫上了舞步，他風度翩翩，知書識禮，和家庭主婦Antonietta可謂兩個世界的人。多事的鄰居告知Antonietta，Gabriele其實是個反政府、反國家的壞蛋，所以才丟掉播音員的工作。Antonietta像很多當時的意大利人，視墨索里尼如神明，眼前卻出現了這個「賣國賊」，但她心裡還是相信他是好人。Gabriele還有更不可告人的秘密，兩人即使相逢恨晚，但在特殊的一天所開始的感情，注定要在同一天終結。

淒涼老人

《兩顆寂寞的心》跟上周介紹的《結婚進行曲》一樣，都是以蘇菲亞羅蘭的角色較為重要，她是監製Carlo Ponti之妻相信是主因。一九八六年的《珍姐與佛烈》（Ginger and Fred）一樣以女主角開始及結束故事，導演是

作為外國觀眾，往往只從最具代表性作品，去判斷某國的電影成就，這種傾向在藝術片的觀眾更為明顯。如果只能選兩部，相信很多影迷都會選《露滴牡丹開》（La Dolce Vita）及《八部半》（Otto e Merzo）作為馬斯杜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的代表作品。如若憑此認定馬斯杜安尼之後無以為繼，是非常危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他還一直有佳作（或者說是好片演出），即使重要性的確不及以上兩部。

文：劉偉霖

意國情聖之老馬篇

費里尼，但女主角是費里尼夫人茱麗塔瑪仙娜（Giulietta Masina），「馬先生」就請你稍退一步吧。《珍姐與佛烈》是較少機會看到的費里尼晚期作品，亦是唯一一部由費里尼的最佳女主角及最佳男主角主演的費里尼作品。

所謂珍姐與佛烈，是指三十年代荷里活歌舞片的最佳搭檔珍姐羅渣士（Ginger Rogers）及佛烈亞斯坦（Fred Astaire），意大利於二戰戰敗後，美國電影大行其道，Masina及馬斯杜安尼飾演的這隊拍檔以「珍姐與佛烈」之名模仿他們的歌舞，甚受歡迎。不過兩人拆夥，多年不相往來。相隔數十年，電視台為了製作聖誕特備節目，邀請兩人出山。

珍姐滿心期待的出城，一半是為了在電視表演，一半是為了與老拍檔重逢，兩人當年其實有機會成為情侶。珍姐抵達後，她見到電視節目尚有很多平凡嘉賓，才知道自己只是微不足道。佛烈出現了，眼前的他卻很不堪，健康上如是，經濟上亦然。即使時間短，也是向家庭觀眾表演的好機會，但佛烈狀態欠佳，加上技術故障，到底兩人能否表演成功，還是在全國觀眾面前出醜？

馬斯杜安尼在一九八六年有一部代表作，就是安哲羅普羅斯（Theo Angelopoulos）的《養蜂人》（The Beekeeper），這次節目沒有選映。當然《珍姐與佛烈》和《養蜂人》片種不同，比較有點難度，但馬斯杜安尼在兩套片都是飾演淒涼老人，《養蜂人》由他從頭帶到尾，是一個心碎人的心靈旅程，《珍姐與佛烈》則是一個外表正常，但內裡其實已經不行的老頭。舞跳得好不好並不重要，影片最後一場披露佛烈的生活現況，拍法低調得令人動容。

老馬餘暉

馬斯杜安尼於一九九六年逝世，是次回顧最後一部片是一九九五的《老馬有種》（Sostiene Pereira），羅拔圖費恩察（Roberto Faenza）導演，這片的馬斯杜安尼



▲馬斯杜安尼最後一部電影《還鄉路迢迢》

▶馬斯杜安尼的晚期作品《老馬有種》



▲跟馬斯杜安尼合作最緊密的意大利導演艾托尼史寇拉



▲《珍姐與佛烈》的兩位主角是指荷里活巨星珍姐羅渣士（左）和佛烈亞斯坦

《美國隊長2》驚悚經典變奏



Marvel世界的第九部電影《美國隊長2》（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故事主角是由冰封中重生的二戰英雄美國隊長。這次我們的超級英雄面對的是一場由內部而來的危機，反派是來歷不明的對手，加上官方的追殺，主角陷入誰也不能相信的困局。故事似曾相識？的確，這樣的橋段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驚悚片經典《禿鷹七十二小時》（Three Days of the Condor）可說是一脈相承。《禿》片中的CIA研究人員被來自內部的殺手追殺，而在極短時間內找出真相和兇手。美國隊長這次也要面對同樣的困局，只不過背景由真實的情報機構CIA變成了空想世界中的神盾局「S.H.I.E.L.D.」。至於片中扮演神盾局前局長的羅拔烈福（Robert Redford），恰恰正是《禿鷹七十二小時》的男主角。當然，納粹秘密組織的繼承者隱身在神盾局之中，這樣黑暗的情節，也算是荷里活電影對現實政治不信任一面的新發揮。

動作女神施嘉莉

至於片中另一個重要角色黑寡婦，由近日頻頻亮相的施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扮演。她近來先是在英國小本科幻片《皮下之慌》（Under the Skin）演到地球捕獲的外星人，又在洛比桑（Luc Besson）的《超能煞姬》中演腦能力百分之一百開發的女超人，相比之下一直由她扮演的黑寡婦一角還算是「正常人」。香港的文青觀眾對Scarlett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或者是和活地亞倫合作的《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和《情迷巴塞隆娜》（Vicky Cristina Barcelona）等較為「文藝」的作品之上，其實此妹挑選劇本的口味，看來並不是很文藝；而她近年最為世界觀眾認識的可能還是要數一系列荷里活科幻動作大片方面。

文：小偉

《等一個人》開畫較《那些年》遜色



踏入八月份，香港票房承接七月的形勢，繼續「平淡」，頭兩個星期票房都維持在二千四百萬上落。上周新上畫的電影，以荷里活災難片《颶風中心》（Into the Storm）以七百六十二萬港元排第一位，跟前一周的《超能煞姬》差不多，七百多萬港元已穩坐票房冠軍，以新上畫票房冠軍來說，相對較低，如《銀河守護隊》和《猿人爭奪戰：猩凶崛起》上畫首周都有過千萬票房。

另一部「萬眾期待」九把刀監製，改編自其暢銷小說的《等一個人咖啡》，以二百九十萬港元排第三位，累積優先場共收三百八十萬港元，跟當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上畫首周以一千零五十萬港元奪票房冠軍，相對失色，雖然《等一個人咖啡》有着不俗的口碑，甚至有評論認為影片比《那些年》更為出色。而影片在台灣同步上映，收一千六百萬台幣，約四百一十三萬港元，兩地票房相若，希望影片能在口碑讚好下，票房有所增長。此外，另一部新上畫的韓國恐怖片《怪談少女》只收十六萬四千港元，排第十三位；此片早在七月初在韓國上畫，收三十四億零五百六十四萬韓圓，約二千五百八十萬港元，成績一般，也許韓國恐怖片熱潮已過，同時沒有什麼突破下，難有佳績。

5港片各地票房比較

上周末欄拿韓國和泰國電影票房來跟香港電影作比較，可以看到香港電影單憑本地票房收入，確難維持現時的工業規模，內地已成為香港電影公司最看重的市場，亦有人指除了內地市場外，香港電影可否在其他市場爭取收益？這方面，近年香港電影發展局曾舉辦過不少活動，為香港電影「重新」開拓亞洲市場作出努力，如台灣和東南亞這兩個香港電影的「傳統市場」，那成績又如何呢？台灣沒有公開其票房資料，過往公開過的資料也只是台北市的票房數字，因此沒法得到香港電影在台灣票房成績

如何。筆者選了近期的五部香港電影，其中四部是合拍片。林德祿導演的《Z風暴》早於六月中已在港上畫，收九百二十一萬港元；而內地則於上周才上映，收三千三百三十九萬人民幣，約四千二百萬港元，排票房第六位，成績一般；馬來西亞收二百萬馬幣，約五百萬港元；新加坡收二十萬坡幣，約一百二十五萬港元；新西蘭收一萬二千新西蘭元，約八萬港元，五地共收五千七百六十六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港元，除去內地票房的話，四地共收一千五百六十二萬港元。

張之亮導演，改編自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白髮魔女傳之明月天國》，香港收三十九萬港元；內地收三億八千零三十三萬人民幣，約四億七千九百一十一萬港元；馬來西亞收三十七萬馬幣，約九十一萬港元；新加坡收二十六萬坡幣，約一百六十四萬港元；澳洲收七萬八千澳元，約五十六萬港元；新西蘭收三萬一千新西蘭元，約二十萬港元，六地共收四億八千二百八十四萬港元，除去內地票房，五地共收三百七十三萬港元。

鄭丹瑞導演的《分手100次》，香港收九百五十七萬港元；馬來西亞收二十六萬馬幣，約六十五萬港元；新加坡收七千八百坡幣，約四萬八千港元，三地共收一千零二十七萬港元；而內地上映叫作《不再分手》，據知票房不足一千萬，約九百五十萬人民幣，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四地共收二千二百二十四萬港元。業內人士稱影片製作預算為二千萬港元，扣除分帳，影片約虧蝕千萬港元。

至於，黃真真導演的《閨密》，香港收四百五十九萬港元；內地收一億九千七百八十八萬人民幣，約二億四千九百二十九萬港元，兩地共收二億五千三百八十八萬港元。最後是唯一一部沒在內地上映，張家輝導演的《盂蘭神功》，香港收一千一百零七萬港元；新加坡收二十七萬坡幣，約一百七十三萬港元，兩地共收一千二百八十萬港元，估計虧損幾百萬港元。